

粵台潮陽人族群析辨

吳中杰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

一 問題意識

嘉義縣溪口鄉的文史工作者陳中道生，在實地考察過其祖籍地—廣東省潮州府潮陽縣沙隴鄉大布洋(今名: 汕頭市潮南區隴田鎮大布洋)後，發現該地說潮汕話，不同於漳泉閩南話，也不是客家話，因此認為自己應該屬於清代潮州移民後裔，自成一個族群，既非漳泉閩南人，亦非廣東客家人。於是當他看到屏東縣潮州鎮公所網站上，敘述鎮名源自潮州「閩南人」，便立刻去信要求更正。相對地，客委會在嘉義縣溪口鄉推動客庄生活環境營造，他起而反對，因為他的看法是溪口鄉除了來自饒平縣的客屬外，仍有很多像大布洋陳家一樣，來自潮州府潮陽等其他縣份的潮汕人，豈可貪圖客委會的補助而以客庄自居？台南府城的三山國王廟接受客委會補助修葺，更讓他無法接受；他在部落格上串聯該廟信眾，有些人出來附議，聲稱自身為潮州人，不是客家。陳先生寫信到客委會抗議，得到官樣的回答，他十分氣憤，揚言要控告客委會將屬於潮州人的重要廟宇，硬說成是客家廟，並藉由補助為手段，促使該廟主事者認同客家。他也說一併要控告不明究裡就為客委會背書，把潮州人、三山國王廟都歸為客家的蛋頭學者們¹。

尖銳的對比是客委會在所有縣市推動各鄉鎮市區的客庄資源普查、或客庄生活環境營造計畫，各執行單位在潮州後裔蔚集之處，凡遇到祖籍潮陽、揭陽、海陽3個縣的家族，如台中石岡九房厝之海陽縣江東急水塔黃氏、彰化溪州的揭陽包氏等(洪長源，2005)，都歸納彼等為客家。從以往普遍不知道潮州三陽人還可分為福佬和客家的事實，到近年來的矯枉過正，俱為過與不及，並且很難說服非客家族群人士、乃至尊重客觀證據的學術界接受。

本文目的在於替潮州三陽議題做出平議，試圖設立指標，用文獻比對，結合實地調查取代「潮州三陽全部都是福佬」、「潮州三陽全部都是客家」的全盤皆是/全盤皆非的論述方式，尋覓貼近真相的合理脈絡。

二 文獻回顧

台灣清代的方志或文人筆記，對潮州人內部分為福佬和客家二個族群的認識並不明晰；如姚瑩(1829)說：「臺之民不以族分，而以府為氣類；泉人黨泉，漳人黨漳，粵人黨粵，潮雖粵而亦黨漳」，將潮人一概歸為福佬。日治1926年的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，潮州府人歸為廣東人下之一類，並未再細分潮州福佬和客家。

戰後的台灣漢族研究仍多採漳、泉、粵三分法。楊緒賢《臺灣區姓氏堂號考》(1979)、洪敏麟(1984)提供了潮州三陽著族在台眾多分支的祖先名諱以及分布地

¹陳中道生，2008.10.12.潮陽\潮州移民在台灣消失了嗎？新浪部落格
<http://blog.sina.com.tw/johnson/trackback.php?pbgid=4167&entryid=583337>

點，卻未區分彼等之族群系屬，推定三陽人都屬於粵(客)籍。施添福(1998:12-16)依據司徒尚紀的《廣東文化地理》(1993)，提出潮州三陽應歸為潮汕文化區，絕非客家。影響所及，陳美鈴之於嘉義(2005)，林正慧之於屏東平原(2008)，凡遇三陽後裔，一概以福佬視之。

廣東省境內主要有粵、客家、閩三大方言，並有各自集中的區塊。李新魁《廣東的方言》即按照三大方言的架構敘述。然而，這只是大致的情況，方言的地理分布並非如此單純。李氏已經注意到了粵、客、閩滲透到彼此的地盤之中的語言事實。例如他對於普寧方言有如此之描述：「本縣以講潮汕話為主，只在山區少數地方使用客家話」(1994:446)。潘家懿等(2010:148-149)透過調查，找到潮陽區 16 個村、潮南區 20 個村、揭東縣 37 個村、揭西縣 10 個鎮及 10 個村、潮安縣 17 個村是講客語的。吳芳(2011:98-100)認為潮陽區、潮南區共 9 個鄉鎮的 37 個村分布著客家方言。其數量估計雖與潘家懿等(2010)接近，但兩者所羅列之實際村落名稱，仍有不少出入。張屏生(2015)發表他在潮陽區穀饒鎮石壁調查的客語，此種口音有「水」唸 fi 等汀州、漳州客家話特徵，同時詞彙上深受潮汕話影響。這說明潮州三陽兼有閩、客二種方言和族群。

根據吳中杰(2012 b)，漳州客語除了傳布於台灣外，也向西進入廣東內陸，在其他強勢方言的範圍內，形成大小不一的飛地，以平和、詔安移民為多。許順進(2010:5)提及平和縣葛竹賴氏，明嘉靖年間(1522—1566年)，遷普寧麒麟鎮涇水、其美等村。潮陽穀饒鎮新寮的張姓，明末自福建詔安遷入，分居金竈鎮東坑等地。同鎮溝南的羅姓，亦明代自福建詔安遷入；同鎮官田的賴姓，亦明朝中葉自福建詔安遷入(李起藩、鄭白濤，2006: 31-32,91,177)。

以往囿於潮陽、潮南、普寧是閩語優勢地區，未被客家語言學者當成必須詳加調查的縣份，因此語言紀錄甚少。本文調查此處之客語方言島，能從新的構面觀察問題，視野不是僅限於粵東純客語地區。韋煙灶等(2015)劃定了粵東閩/客界線，穿過饒平—潮安—豐順—揭西—普寧—惠來—陸豐—海豐—惠東，界線往內陸是客家區，往沿海是福佬區；然而潮陽小北山、潮南大南山的客家聚落群，卻遠離這條閩客語接觸帶，深入福佬區的內部，值得探究。

三 研究方法

鄭錦全(2012)以空照圖為基底，標記家戶語言分布，吾人以大尺度(望遠鏡)稱之。而一般客語研究模式為描述特定地點、討論特定語言現象，吾人以小尺度(顯微鏡)稱之。我們的研究尺度介於望遠鏡和顯微鏡之間；吾人以中尺度稱之。中尺度既關心地理整體分布，也希望兼及移民史縱深、族群認同及變遷、區域內各方言點的異同比較與差異成因。

經由潮陽姓氏源流(李起藩、鄭白濤，2006)、潮汕姓氏叢書(一)至(十二)冊(爾遲，2002)等文獻，及各姓族譜，結合田野調查，臚列現今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、潮南區的閩/客方言點及家族，逐一標記於地圖上，以便跟在台灣各縣市做出的結果進行對照，確認閩/客族群身分之辨別。於粵東部分，蒐集和詢問民國

以前就定居於潮陽各地之世居家族，進入現居縣份前，上站祖地在何處？是閩南語抑或客家話區？台灣移民則蒐集和詢問來台之前，祖先在潮陽居住的最後一個地點。是閩語抑或客話區？一併瞭解現今語言使用及族群認同問題。

四 潮陽縣福佬族群的分布

唐代潮陽縣治原先在臨昆鄉(今和平)，可知和平鎮為本地區漢人始拓之處。及至元和十四年(819)韓愈被貶官到潮州，移潮陽縣治至新興鄉(今棉城)。蘇、洪、吳等家族唐朝中期(740 以後)已經入居。宋代乃福佬人墾殖潮陽的高峰，除棉城南橋蕭氏源於漳州龍溪、穀饒張姓來自澄海縣隆都外，大多數族譜記載均指向莆田。從語言上可以找到一些佐證：莆田、潮陽「飯桌」都叫「飯床」、「漂亮」都說「雅」，跟漳、泉皆不同。

世居福佬家族形成單姓大聚落之分布地點，幾乎都在練江兩岸。從海口上溯，北岸依序為海門陳、金浦鄭、銅孟洪、湄洲蘇。南岸依序為古埕姚、沙隴鄭、和平馬、臚崗吳、峽山周、陳店陳、蔡。此外，沙隴和田心之間的隴田平原，世居福佬家族包含興隴黃、大埔紀、大布洋陳、呂厝壇呂、簡樸李、千山寮張、田心陳。在潮陽縣北境的榕江沿岸，單姓大聚落較少，如金竈鎮竹橋郭氏，開基於南宋乾道三年(1167)。郭氏原居於銅孟，端齋公始跨過小北山到竹橋分創，故稱為「過山公」(李起藩、鄭白濤，2006:45)；可見榕江沿岸的開發晚於練江。夾處於榕江和練江之間的小北山區亦少，主要是穀饒鎮的張姓。

各姓族譜若干事蹟說明宋代彼等即入居潮陽：宋朝大峰禪師於宣和二年(1120)在練江上造和平大橋，當地望族馬氏襄助甚多。吳氏族譜記載，吳氏先祖有三兄弟應辰、杳、希爽在文天祥經過潮陽時，離家追隨其抗元，後在海豐縣方飯亭之戰中，文丞相被俘，三兄弟均犧牲。這從側面說明了吳氏定居潮陽的時間點。棉城城南陳氏也記錄文丞相被俘北上，途經海門，陳氏先祖夢龍公率兵馳赴，欲救回文丞相，卻在激戰中殞命，屍首無存，僅有衣冠塚(李起藩、鄭白濤，2006:13-14,41)。

五 清代來台的潮陽縣福佬移民

白河鎮志(1998)提及台南白河柑宅的鄭氏，祖籍潮陽縣深浦社。該志作者莊華堂僅因來自潮州府，即認定鄭家為客屬。李起藩、鄭白濤(2006:22)指出鄭氏在潮陽主要聚居練江下游兩岸的沙隴及金浦等處，宋代即由福建莆田移入。我們從其近海的地理位置、移居年代之早、祖地莆田為閩語區、目前純說潮汕話等事證，認為白河鄭家本即潮州福佬人。清代潮陽縣包含今之汕頭市潮陽區、潮南區、濠江區，經查此範圍內並無深浦地名，而潮陽話「深 ts^him31」、「金 kim31」音近，估計是金浦的訛寫。旁證為潮南區仙城鎮深溪村，明代稱為金溪鄉。

新莊市志(1998)提及台北縣新莊市廣福宮三山國王廟的信徒家族中，有來自潮陽縣沙隴鄉的黃氏。該志作者尹章義因祖籍潮州府，拜三山國王廟，認定黃家

為客屬。實查得知，沙隴鄉已和田心鄉合併，改稱隴田鎮。隴田鎮治所在即原之沙隴，為鄭氏所居；其西郊 2 公里處為興隴村，乃黃氏村落，祖地莆田為閩語區、目前純說潮汕話，我們認為黃家本即潮州福佬人。

陳佾芬(2009:155-7)在泉州人優勢的台南市安平區港仔等里中，共找到 5 位姓紀的發音人，祖籍潮陽縣大埔鄉；彼等口音「英」讀-enj，而非安平一般的泉州音-inj，展現潮州閩語的殘跡。紀姓跟周邊家族口音的差異，說明其清朝初年來台時，原即說潮州話。實查得知，紀姓的大埔村位於隴田鎮治西南方 5 公里，東鄰陳姓的大布洋。總計跟台灣移民史密切相關的興隴村黃氏、大埔村紀姓、大布洋陳姓，彼此距離均不超過 4 公里。

考察台南安平貴雅山古墳區，祖籍潮陽者除了紀姓，還有蘇姓。潮陽蘇氏開基於潮陽最西邊的貴嶼鎮湄洲村，且為當地最早入居的福佬漢人；有諺云：「未有貴山都(今貴嶼鎮及其周邊)，先有湄洲蘇」。

員林鎮志(2010:676)云該鎮源潭里吳厝吳姓，祖籍廣東省潮州府潮陽縣東門外烏士鄉，乾隆33年(1768)，吳國17歲渡海來台。該志並且以源潭里吳姓做為員林潮州閩人的代表(2010:688)。五股鄉志(1997)提及台北縣五股鄉的世居家族中，有來自潮陽縣的吳氏，在觀音山腹建立旗竿湖聚落。其來台第二代考中功名，在宅前豎立旗竿，故曰旗竿湖。該志作者尹章義因祖籍潮州府，認定吳家為客屬。實查得知，潮陽吳氏開基於隴田鎮治西北方7公里的臚崗鎮，純說潮州話，唐代即由福建莆田經晉江移入。

恆春鎮志(1999)記載該鎮大光里地近貓鼻頭，原名大樹房，為潮陽縣的吳氏聚居。實地訪查大光吳氏宗親會理事長吳叁全得知，彼等來自泉州晉江磁灶，並非潮陽後裔。磁灶為吳氏聚落，因世代燒製陶瓷故得名；在台主要分布於新北市鶯歌、屏東縣枋寮鄉水底寮、及恆春鎮大光里。在鶯歌者仍維持製陶傳統，而屏東的兩支因缺乏陶土環境，以捕魚為業。

以朝陽為堂號的呂家開基屏東里港中和村麻六甲，分遷高樹新南勢、美濃外六寮，現存長者為來台第 9 世。由於其祖牌、墓碑、門匾均以朝陽為堂號，在公廳整修時，地理師建議要改為呂氏慣見的河東郡望，家屬認為把世代相傳的堂號改掉，祖先將找不到路回來，堅持沿用。經查，呂氏在潮陽縣聚居隴田鎮的呂厝壇，此村東距紀姓的大埔村僅 2.5 公里，以隴田鎮來台者之眾、及其南台灣地緣關係，我們判斷此里港呂家的特殊堂號，為潮陽訛寫的可能性甚高。

原潮陽縣分割為潮陽區、潮南區後，潮南區以峽山為區治。峽山為周氏聚居，規模達三萬餘人。根據峽山周氏來台第二代、南華大學亞太所人類學組碩士周益民的報導，1949 年後，在高雄鼓山哨船頭之高雄市潮汕同鄉會大樓、及楠梓、燕巢的同鄉墓園「潮汕山莊」，其創建過程，峽山周氏付出了相當可觀的財力和心力。

六 清代來台的潮陽縣客家移民

明朝中期嘉靖元年到清乾隆 24 年間(1522-1759)，陸續有平和、詔安、雲霄

下河、饒平、大埔、豐順、河婆等地客屬，遷居到潮陽西部、普寧東部的小北山區。其中北側穀饒鎮的石壁村為張、黃、陳、楊等姓開基之所。張屏生(2015)調查了石壁村張姓的客語，認為其聲、韻、調符合饒平客家話的特徵，而有大量詞彙的語音是客家系統、詞形卻是潮州話。根據穀饒鎮新寮村的張姓報導人估計，總計潮陽、普寧交界的小北山區，約有 6 萬人說客家話，其中最大集市為潮陽區金竈鎮蘆塘，達 7 千多人。在普寧麒麟鎮附近的有 4 千多人。

潮陽石壁村陳氏有一支移往苗栗縣公館鄉館中村，訪問其後裔陳永明得知，陳屋目前說的是苗栗通行的四縣客語，稍有不同者為「媽祖」說「媽祖婆 ma24 tsu31 p^ho11」，周邊鄰居則說「媽仔婆 ma24 e31 p^ho11」。習俗上，陳屋把媽祖婆供奉在正廳中央，祖先牌位放在虎邊；周邊鄰居則把祖先牌位放在中央，神明在側邊甚或不放。

新竹峨眉謝氏來自潮陽赤圖嶺，並有一支於日治時期，移往高雄杉林崁頂，從事樟腦業。實查得知，小北山區西側有赤土嶺，屬於穀饒鎮；今為陳氏所居，已無謝氏。根據其西鄰普寧市麒麟鎮高美村的陳氏耆老敘述，赤土嶺應正名為赤頭嶺，客語發音 ts^hak2 t^heu55 liaŋ11，距離高美村約 20 公里，原說客家話。

邱彥貴等(2007:120)面對雲林大埤鄉西鎮村祖籍潮陽縣東譜都合山山尾鄉的李氏，採取謹慎的態度，不斷定李家的閩客歸屬。經查潮陽李氏除了平田派來自漳州府城，均為上杭縣稔田鎮豐朗村李火德之後裔；東譜都包含今潮南區峽山鎮、兩英鎮、仙城鎮，均有局部使用客語的村落。此範圍內並無山尾鄉地名，而峽山鎮港尾乃李氏聚落，鄰近的港頭也是上杭縣廖氏、潮州大埔楊氏客家後裔聚居；何況高美村的陳氏耆老表示：小北山客語稱峽山為 hap5 saŋ11，音同於合山，是以吾人判斷合山山尾為峽山鎮港尾之訛寫。

小北山區東側的官田村仍屬穀饒鎮，有張、賴、邱、謝等姓，以祖籍上杭縣的張氏為多，而賴氏來自詔安客語區的霞葛鎮田心。官田張氏於清嘉慶年間，搬到葫蘆墩車路墘(在今台中豐原)。道光年間移居上南坑(今南村里、南田里)、下南坑(東陽里)。其後裔四大房共同組成張和合祭祀公業，奉祀來台祖張元香公。雖然豐原宗親目前均已不會客語，只有搬到東勢大茅埔東華國中旁邊的第二房會講，但其族譜以另闢專頁的方式，載明祖先是客家人，來自汀州府寧化縣石壁坑，遷上杭縣、普寧縣、復遷潮陽縣貴山都穀饒官田鄉，應屬晚到(張相源，1989:95)。

江佳泓(2015)紀錄了江敦厚家族，祖溯潮陽縣貴山都感粧案。在石壁村東南兩公里為案前村，距離官田村 6 公里。江氏入潮陽之前，居於詔安二都下刈井邊鄉，即客語區的霞葛鎮治。移居潮陽起算的第十世敦厚公於清乾隆年間渡台，初居牛罵頭客庄(在台中清水)，十一世分徙三處：加志閣(苗栗市嘉盛里)、七份(台中新社)、卓蘭。來台祖敦厚公葬於苗栗市南勢坑，裔孫在苗栗市、頭屋鄉者有 200 多人。在台中者集中於豐原郊區的南田里、東陽里、朴子里、大湳里；火車站附近的向陽路、中正路、博愛路一帶，祖厝原在太平洋百貨和鐵路之間，今已

不存。豐原後裔 800 多人。卓蘭的公廳在鎮上的昭永路，派下 60 多人。

苗栗市、卓蘭宗親會說客語，但豐原的一般不會。訪談江佳泓得知，豐原江氏稱曾祖為「阿太」，而非閩南語慣見的「阿祖」，乃客語之殘存。

敦厚公家譜特殊之處，在於將詔安與潮陽兩處祖籍地並列，不僅 2015 年印刷版如此，昭和十年(1935)舊的手抄本也如此。通常族譜只會標榜來台居住的站上祖地，不至於像江氏這樣，把十代以前的祖地也並列出來。這似乎是提醒江家後人，不是單純的潮陽福佬人，而具有詔安客家淵源。何況「二都下刈井邊鄉」的寫法，跟嘉義鹿草下半年、台南楠西鹿陶洋等自詔安霞葛直接來台的江氏家族相同。

根據江佳泓轉述，1970 年代，豐原進行過國小學生的祖籍調查。當時有一對江氏堂兄弟同班，回去問家長後，兩人各自填報了不同的答案：漳州詔安、潮州潮陽。老師十分吃驚，問道：「你們倆的父親不是親兄弟嗎？怎麼一個祖籍福建，一個又是廣東？」

潮陽江氏在台雖僅千餘人，但名人輩出。十六世江見生住台中石岡金星面，曾任石岡鄉長、台中江氏宗親會長，召集同宗主編全台江氏大族譜，並成立新遠東出版社，將江氏大族譜付梓。嗣後新遠東還出版了諸多姓氏全台性的大族譜。十六世江漢津為呂赫若台中師範同窗好友，受株連入獄 25 年，出獄後在石碇山區苦尋到呂赫若骨骸。藍博洲以「老紅帽」為題，以專書記錄了江漢津的生平。十七世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，為政論家，曾任新新聞主筆、國安會副秘書長。而「春」正是江家第十七世的字輩。

十八世江啓臣，曾任新聞局長，現為立法委員、國民黨副主席。

十八世江善苗，現任苗栗市民代表會主席。其他尚有族親擔任豐原、后里、南投中寮的村里長，豐原農會理事長、卓蘭農會代表等。

張元香、江敦厚為豐原地區僅有的二個祖籍潮陽的家族(卓雯雯等，2015)，我們整理出兩者諸多之共通性，不容忽視：

1. 均來自潮陽縣貴山都穀饒鎮，同位於小北山區東側。
2. 官田賴氏來自詔安霞葛田心、感粧案江氏也源於霞葛，官田村東方 5 公里的店後村張廖氏祖籍詔安官陂，均屬詔安縣純客語區的移民。
3. 張元香乾隆 12 年(1747)來台，先居牛罵頭紅瓦厝，而江敦厚來台年代不詳，但卒於乾隆 45 年(1780)，先居於牛罵頭客庄；不但來台時間接近，始居地俱在台中清水。
4. 張氏於清嘉慶年間，搬到豐原街區。道光年間移居郊外的南田里、東陽里。江氏第十世開台，十二、十三世才遷豐原街區，再遷郊區的南田里、東陽里。不僅路徑類似，分布地點也重合。
5. 均積極參與地方政治，且互相幫助。根據張和合祭祀公業副主任委員張欽奇口述，南田里張國洲出馬選豐原市民代表時，江家幫忙輔選。爾後江啓臣角逐立法委員，張國洲之子張欽奇擔任競選總幹事，使江啓臣當選。

原潮陽縣分割出來的潮南區，客家人也有一定數量，分布在大南山地。根據百度貼吧潮南吧(2014)的估計，兩英鎮有 8 萬人、雷嶺鎮有 3 萬人使用客語。他們是元代末期至正年間(1341－1370)到清道光年間(1848)，自上杭、詔安、鎮平(今蕉嶺)、大埔、豐順、河婆、惠來等地，遷居到潮南區的。多處報導人均陳述，大南山一帶「客語深淺不只一種」；所謂淺的客語，如仙城鎮梅徑村的口音，調類、本調調值都接近蕉嶺話，但舌尖元音讀為前高元音，如「時-i 神-in 食-it」，前高元音做為音節起始時，會產生濁擦音，如「羊 zoŋ11」。陽平+陽平前字變調為 33，小稱用 ti31。所謂深的客語，如雷嶺鎮的口音，山合三影組讀-o 韻腹的特徵，符合揭西五雲、上砂，但山、臻攝大量讀-ŋ/-k 韻尾，同於潮州話。

高雄阿蓮玉庫那拔林的庄廟為崑崙宮，主祀三山國王，廟的管理者、村里長一向為張氏家族，祖籍潮陽縣山溝寮(謝孟如，2015)，經查為潮南區峽山鎮九斗村山溝寮，位於大南山東側。吳芳(2011:98-100)認為九斗村屬於「歷史上的客家方言點」。鄰近的兩英鎮埔尾賴氏證實山溝寮使用客語。

七 潮陽縣客家族群的來源地

由於潮陽區、潮南區客屬來源都很紛歧，我們按照族譜資料，以清代的州府縣份整理臚列，俾能對於該區域產生更為清晰的理解：

表一 潮陽縣客家居民的祖籍

祖籍	姓氏	開基地點/年代	今名	語言狀況
汀州寧化石壁	曾	鳳崗/元代	西臚鎮鳳山、西鳳、南鳳	不會客語
汀州上杭蔡坑	李	壬嶼/元至元 30 年 1293	銅盂鎮嶼南、嶼北	不會客語
汀州上杭溪南里	廖	司馬浦、港頭/元代	司馬浦鎮、峽山鎮港頭	不會客語
汀州上杭稔田豐朗	李	港尾	峽山鎮港尾	不會客語
汀州武平	何	花園/明嘉靖 20 年 1541	金竈鎮花園	不會客語
漳州平和葛竹(在今南靖南坑)	賴	涇水、其美、荊高竹/明嘉靖年間 1522-1566	普寧市麒麟鎮涇水、其美村、兩英鎮仙斗	老輩猶能客語
漳州詔安霞葛田心	賴	官田、埔尾、獅腳/明末	穀饒鎮官田、仙城鎮埔美、司馬浦鎮獅腳	埔尾 30 歲以上能客語，官田、獅腳則否
漳州詔安二都	江	感粧案	穀饒鎮案前村	不會客語

下刈井邊鄉 (霞葛)				
漳州詔安官陂	張廖(生廖死張)	店後/清順治 6 年 1649	西臚鎮店後村	不會客語
漳州詔安	張	石壁、新寮、東坑/明末	穀饒鎮石壁、新寮、東坑	各年齡能客語
漳州詔安	黃	黃基地/清乾隆 24 年 1759	穀饒鎮石壁村	各年齡能客語
漳州詔安	羅	溝南/明末	穀饒鎮溝南村	不會客語
漳州雲霄下河	楊	石壁/明嘉靖年間 1522-1566	穀饒鎮石壁村	各年齡能客語
福建省	江	疊石/清康熙 46 年 1707	紅場鎮疊石村	各年齡能客語
嘉應州(梅縣)	何	海門	海門鎮	不會客語
嘉應州蓬辣 (在今松口)	楊	貴嶼	貴嶼鎮	不會客語
嘉應州鎮平 (今蕉嶺)	邱	風吹寮/明萬曆 32 年 1604	峽山鎮風吹寮	老輩猶能客語
潮州饒平三饒	邱	徐厝寮、官母坑、羅案座/ 明萬曆 45 年 1617	金竈鎮徐厝寮、官母坑、樂安村	各年齡能客語
潮州饒平三饒	邱	大坑/明永樂 1403	穀饒鎮大坑	不會客語
潮州饒平	徐	徐厝寮/清乾隆 3 年 1738	金竈鎮徐厝寮	各年齡能客語
潮州饒平	詹	內圍/明洪武元年 1368	陳店鎮內圍	不會客語
潮州饒平	詹	河下/明嘉靖 4 年 1525	金竈鎮河下	不會客語
潮州大埔恭沙 (在今茶陽鎮)	曾劉(生劉死曾)	高明、高美、蘆塘	普寧市麒麟鎮高明、高美、金竈鎮蘆塘	各年齡能客語
潮州大埔	曹	港底	關埠鎮港底	各年齡能客語
潮州大埔	曹	南寨	西臚鎮南寨	不會客語
潮州大埔白垵溪南(在今百	楊	港頭、大坑/ 明末	峽山鎮港頭、穀饒鎮大坑	不會客語

侯鎮)				
潮州豐順光德里二圖(今留隍鎮)	張	利陂、徑口、雙新/元至正年間(1341—1370)	仙城鎮利陂、梅徑村、雷嶺鎮雙新	各年齡能客語
潮州豐順潘頭埠(今潘田鎮)	宋	外美/明末	金竈鎮外美	老輩猶能客語
潮州豐順	鄧	梅林/清道光28年 1848	仙城鎮梅徑村	不會客語
潮州豐順	劉	深溪	仙城鎮深溪	老輩猶能客語
潮州揭陽河婆曲湖(在今揭西縣)	貝	秋風、古溪、永豐、新寮門、徑口/元至元六年 1340	兩英鎮秋風、古溪、永豐、新寮門、仙城鎮梅徑村	老輩猶能客語
潮州揭陽河婆(在今揭西縣)	張	大埔寮	普寧市南徑鎮大埔寮	老輩猶能客語
潮州惠來隆江頭寮	詹	神仙里/明萬曆38年 1610	仙城鎮神仙里	不會客語
韶州曲江	余	棉城/元至大元年 1308	潮陽城區	不會客語
不詳	許	徐厝寮	金竈鎮徐厝寮	各年齡能客語
不詳	彭	雷嶺	雷嶺鎮上	各年齡能客語
不詳	陳	麻埔	雷嶺鎮麻埔村	各年齡能客語
不詳	陳	高美	普寧市麒麟鎮高美村	各年齡能客語

八 潮陽縣客家族群的語言使用

本區域散居各鄉鎮祖籍汀州者，目前皆不會客語；其餘漳州、嘉應州、潮州後裔，部分聚落保持客家話、部分流失。潮陽區小北山西側(如官母坑)、北側(如石壁)，操客語風氣較盛；而東側(如官田)、南側(如溝南)流失劇烈。

潮南區大南山客語有兩個核心：一是北邊的仙城鎮利陂，達 1 萬餘人；二是南面的雷嶺鎮街區及其周邊麻埔、南溪、東新、雙新等村落。上述利陂、雷嶺均以張氏為主要家族，張姓族譜記載乃元代至正年間(1341—1370)，自海陽縣豐政都(今豐順縣)二圖光德鄉，遷到前述的雷嶺雙新，再分支利陂；且兩地排相同字輩，各年齡都能說客語。核心之周遭開始遞減，利陂東鄰的埔尾，30 歲以上才能講客語。利陂西邊的深溪、徑口，60 歲以上老輩才會客語。徑口更往西的梅林，居民原籍也是豐順，但連老者都不會。我們在梅林再過去的神仙里，向詹家宗長詢問是否以前說客家話時，詹家宗長訝異地停頓片刻，才回答：「這件事情(指

從前講客語)現在已經很少人知道了」。而雷嶺鎮中心往東南方 2.5 公里的東新各年齡能說客語；但該鎮往西北方 5 公里的龜山村經實查完全不會客語。

九 潮陽縣客家語言的分片

聲母方面，普寧麒麟、南徑鎮、潮陽區小北山章組合口三等「水睡船唇」讀 f-。山合二「挖」viet2，合三「園圓遠」vien，合四「縣」vien24，臻合三「雲」vin55，皆以v-聲母反映合口來源。山、臻合三影組廣東大埔的烏槎、桃源、豐順潘田讀zi-，大埔青溪讀i-零聲母。而福建的南靖梅林、永定高頭、詔安霞葛讀v-。此項差異可做為閩/粵二省客語之區別。汀州及漳州客語皆讀v-，廣東客語絕大多數讀zi-或讀i-零聲母。例外讀v-者，僅見於最靠福建詔安及平和的饒平北部、及大埔縣東南部楓朗等地。

韻母方面，小北山區的山合三、四等讀-ien/t。部分宕、江、梗(白讀)、通入聲字*-k尾丟失，南徑鎮大埔寮尤其明顯，如「雀約藥角脈客壁目足」，漳州詔安客語則全部丟失；而曾攝及梗攝文讀入聲讀-t尾，不在此限。

聲調方面，小北山陰上去合流、陽上去合流，符合潮州饒平、漳州詔安、平和客語調類分化模式。尤其舒聲的調值：陰平 11，陽平 55，陰上去 31，陽上去 24，跟饒平北部的客語若合符節。陰入多數讀低促調 2，但也有部分陰入本調讀低升調 12、變調同於陽入為高促調 5 者；仍以大埔寮為例：「汁鐵節脫雪一窟屈雀約角國脈客壁目足」。陰入本調讀低升調 12 之現象，除漳州客語以外，罕見於其他地區客家話中。稍微不同的是，大埔寮陰入放在前字時，還有-p,-t,-k 尾，因此變調為高促調；漳州客語陰入前字由於-k 尾不復存在，因此若遇*-k 來源的字，變調同於陽入為 55。

詞彙方面，小北山蚊帳說mun11 tʰi55，漳州詔安說撮口的mun11 tʰy53，雲林崙背、宜蘭壯圍說mun11 tʰi53。此詞項為詔安、饒平客語特有說法，未見於其他客家地區，亦非漳泉、潮汕閩語用詞，足以證明小北山和詔安、饒平客語的親緣關係。「說話」叫「話事va-55 si24」，「話」做動詞用。「說客語」叫「話客va-55 kʰa12」。

雷嶺鎮雙新村在聲母方面，章組合口如「船水」讀s-，不若汀州、漳州客語讀f-。云母合三「遠雲」讀zi-而非v-。

韻母方面，雷嶺大量的山、臻、曾、梗攝(文讀)客語原先收-n/-t韻尾的字，變為-ŋ/-k，如同潮汕話。入聲字*-k尾不丟失，如「客kʰak2」。山合三影組韻腹為

-o，如「遠 $z\text{ion}\eta$ 」。

詞彙方面，雷嶺蟹合二「話」讀 $\text{voi}11$ ，做名詞用。「貧窮」說 $k^{\text{h}}\text{iau}11$ 、「睡覺」說潮語借詞 $\text{ɛ}24$ 。

仙城鎮利陂於聲母方面，章組合口如「睡船水」讀 ʃ -而非 f -，曉影組合口三四等「縣永遠」讀 ʒ -，不若汀州、漳州客語讀 v -。

韻母方面，利陂大量的山、臻、曾、梗攝(文讀)客語原先收 $-\text{n}/-\text{t}$ 韻尾的字，變為 $-\eta/-\text{k}$ 韻尾，如同潮汕話。入聲字 $^*\text{-k}$ 尾不丟失，如「客 $k^{\text{h}}\text{ak}2$ 」。山合三四曉影組韻腹為 $-\text{a}$ ，如「圓遠 $\text{ʒa}\eta$ 」、「縣 $\text{ʒia}\eta$ 」。

詞彙方面，利陂蚊帳說 $\text{mu}\eta55 \text{ʃo}\eta11$ ，蟹合二「話」讀 $\text{voi}53$ ，做名詞用。「睡覺」說「睡目」或 $\text{ɛ}24$ 。小北山、大南山客語，乃至潮汕閩南語、粵語「全部」說「咸 ham 」。「大家、每個人」雷嶺、利陂說「咸儕 $\text{ham}-33 \text{sa}55$ 」，應是潮、客合璧詞，「咸」來自潮陽話「都是」說「咸攏總 $\text{ham}-11 \text{lo}\eta-35 \text{tso}\eta55$ 」，「儕」則是客語普遍對於人的稱呼。此詞在潮陽、普寧小北山客家方言島也很常見，但出了這個區域(小北山、大南山)的客語皆無此說法，可謂對內有一致性、對外有排他性的特徵詞。

揆諸以上語言事實，小北山、大南山客語有一定的差異，地理上也被練江河谷截斷，應該劃成兩個小片。小北山明顯有詔安、饒平客語徵性，而大南山則否；雷嶺、利陂兩個核心區相距16公里，中間隔著紅場鎮的閩語區，但彼此一致性仍甚高。其蟹合二「話」讀 voi ，符合海陸話特點，但溪母利陂、雙新讀 k^{h} 而非 h ，又跟海陸話不同²。至於山合三影組雷嶺唸「遠 $\text{z}\text{ion}\eta$ 」、利陂「遠 $\text{ʒa}\eta$ 」主要元音有別，為兩者少見的系統差異。 $-\text{o}$ 類讀法見於揭西縣五雲、上砂(清代屬陸豐縣)， $-\text{a}$ 類讀法見於陸河縣新田(吳中杰，2012 a :267)。

十 潮陽縣畬族後裔的分布及語言

大南山北麓的司馬浦鎮、兩英鎮，因北宋熙寧年間(1068—1077)官拜司馬的當地人鍾英得名；而南邊的雷嶺鎮，也因原先雷姓居住，故有此稱。現今司馬浦鎮區以上杭廖氏獨大，間有少數詔安賴氏，郊區的大西洋才有鍾氏。兩英鎮原有「鍾姓六鄉」稱號，指的是現今古厝、永豐、新墟、新厝4村，老輩猶能客語。至於雷嶺鎮上多張、陳、彭氏，跟畬族有密切關係的藍、雷集中在北郊的龜山村，原先說客語，潘家懿等(2010:150-163)、吳芳(2011:98-100)都認為龜山是客方言點，但實查已無人會講。鍾氏本來聚居在紅場鎮蔡肥，遠離縣道近20公里，山路狹窄彎曲。該村基本姓鍾，人口幾乎都外流到仙城鎮上。縱使僻處交通不便的山區，少數留下的居民，客語竟然流失得很嚴重，58歲的報導人尚且不會客語，只知道「食飯 $\text{sit}2 \text{p}^{\text{h}}\text{on}55$ 」、「食糜(吃稀飯) $\text{sit}2 \text{moi}55$ 」二個詞。峽山鎮九斗村也有鍾姓六鄉的分支，老輩猶能客語。

十一 潮陽縣隔省移民的分布及語言

² 實查得知，大南山客語的溪母字於利陂、徑口、埔尾、雙新都讀 k^{h} ，只有麻埔讀 h 。

練江出海口的海門鎮在整個潮陽縣中，姓氏最多元複雜；由族譜資料觀察，許多都是遠地隔省移民遷入，不是閩、粵附近地區搬來的。關鍵的原因是明朝初年設置海門衛，北方各省兵士駐紮於此，世襲為軍戶。海門衛的將領姓馮，族譜上祖籍安徽省定遠府，如此在一個世代內長距離遷徙頗不尋常，但我們可由多方面佐證其真實性：其一、全潮陽縣內，罕有其他福佬、客家的馮姓聚落，而以海門為著。其二、福建汀州武平縣中山鎮，明初設立武平千戶所，其長官姓賈，祖籍安徽省鳳陽縣；而武平縣也沒有其他地方有賈氏。其三、福建汀州府治長汀縣城關，明初也設了汀州衛，長汀縣志卷之二十・職官五十五記載，其將領姓康，安徽省盱眙縣人，康氏在長汀也是少見的。其四、明太祖朱元璋是安徽鳳陽人，和武平千戶長賈氏為小同鄉。而鳳陽縣南鄰就是定遠，明代鳳陽隸屬定遠府(清代改陞鳳陽為府，管轄定遠)，正是海門衛的將領馮家籍貫。鳳陽東邊就是泗州府的盱眙縣(今割歸江蘇省)，合理推測明朝皇室派遣安徽省小同鄉，領軍分駐閩西、粵東各地衛所。

遠地隔省移民在語言上的影響顯而易見。武平縣中山鎮所城形成了一處位在客家話包圍下的贛語方言島；汀州衛駐守的長汀城關，入聲調率先消失，而四周郊區仍然保持。「寅」字僅有長汀城關及其附郭大同鎮，讀有鼻音韻尾之翼真切，唸 in，符合官話讀法；而四周郊區都讀以脂切，無鼻音韻尾，讀如「姨 i」，體現客家話的普遍特色(項夢冰，2005:365)。而海門鎮也在潮汕話中獨樹一格：濁上多數歸陰平，少數讀陰上，吳芳(2011:103-107)因此主張海門話應該另立一個小片。

十二 結論

本文嘗試提出以下總結：福佬人宋代即由莆田定居潮陽，沿練江兩岸和隴田平原分布，形成多個單姓大聚落。客家人來源駁雜，涵蓋汀、漳、嘉、潮各縣，於明朝中期至清初移來小北山，語言反映詔安、饒平特點，於多數移民祖籍亦能印證。大南山原有畚族，被元代以降入居的客家人覆蓋；先改操客語，後說潮汕話。該地客屬漳州後裔明顯比小北山少，而豐順籍稍多。其語言卻未反映豐順特點，較接近海陸客話。經歷數百年的侵蝕，這兩個山區的客語地盤不斷縮小，甚且變得不連續。練江閩語口音幾乎囊括全區，但有二處例外：其一是北邊的金竈、關埠、西臚，該三鎮客家後裔除外，福佬單姓大聚落偏少，金竈鎮竹橋郭氏始祖的「過山公」稱號，表示榕江沿岸之開發遲於練江流域，現在的住民是由揭陽方面，越過榕江擴散而來，語言上該三鎮仍操榕江口音(吳芳，2011:103-107)。其二是練江出海口的海門鎮，因明代駐軍，姓氏最多元複雜，方音也在潮汕話中獨樹一格。

清初移台之潮陽福佬人，主要來自隴田平原，在台分布由北至南皆有，相對分散。而清初移台之潮陽客家人，主要來自小北山，居住地偏向客庄，如苗栗縣公館、頭屋、卓蘭、苗栗市、新竹峨眉、雲林大埤、高雄杉林炭頂、台中新社、石岡、東勢、豐原。豐原張、江族譜用專頁說明、祖籍並列等方式，標記自己的

客裔身分。然而無論潮陽福佬、客家移民，目前均未保留原鄉閩/客語言，僅有殘跡如安平紀氏「英」讀-eŋ、豐原江家稱曾祖為「阿太」等。

本文充分證明閩客交錯縣份的族群身分仍然是可以析辨的，以避免掉入「潮陽全部都是福佬」、「潮陽全部都是客家」的泥淖；而本文也充分證明這種全盤皆是/全盤皆非的族群論述方式，是可以被取代、也理應被取代的。

參考書目

1. 專書：

新莊市志編輯委員會，《新莊市志》，新莊市公所，1998。

尹章義，《五股鄉志》，五股鄉公所，1997。

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，1928。《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》。台北：台北時報發行所。

司徒尚紀，《廣東文化地理》，廣東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3。

江佳泓，2015，《江濟陽敦厚公派下族譜》。作者自印。

林正慧，2008，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。台北：遠流。

洪敏麟，1984，《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》。南投：台灣省文獻會。

洪長源，2005，《彰化縣溪州鄉客家地圖》。彰化：彰化縣政府。

李新魁，1994，《廣東的方言》。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。

李起藩、鄭白濤，2006，《潮陽姓氏源流》。潮陽：潮陽市文聯。

邱彥貴等，2007，《96年度福佬客田野調查期末報告》。台北：客委會。

卓雯雯等，2015，《台中市豐原區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資源調查期末報告書》。台中市：豐原區公所。

張溪南等，《白河鎮志》，白河鎮公所，1998。

張相源，1989，《清河堂張元香派下歷代祖譜》。豐原：張和合祭祀公業。

項夢冰等，2005，《漢語方言地理學-入門與實踐》。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。

劉國光、謝昌霖，1967，《長汀縣志》，成文出版社。

尤春共、陳茂松、張永堂、林右崇，《恆春鎮志》，恆春鎮公所，1999。

姚瑩，1829。《東槎紀略》。台灣文獻叢刊第007種。台北：台銀經研室。

楊緒賢，1979，《臺灣區姓氏堂號考》。南投：台灣省文獻會。

謝孟如，2015，《高雄市阿蓮區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資源調查期末報告書》。高雄市：阿蓮區公所。

爾遲，2002，潮汕姓氏叢書(一)至(十二)冊。汕頭：汕頭大學出版社。

2. 專書論文：

陳淑君，2010，第三章 語言，員林鎮志，頁683-706，員林：員林鎮公所。

3. 期刊論文：

吳芳，2011，〈廣東潮陽閩南方言的語音分區〉。《台灣語文研究》第6卷第2期：97-110。台北：萬卷樓。

吳中杰，2012 a，〈台灣海陸客家話的起源與形成〉。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第5輯：259-270。北京：中國社科院語言所。

吳中杰，2012 b，〈漳州客家移民史與漳州客家話的重新探索〉。《客家研究》第五卷第二期 153-194。新竹：交通大學客家學院。

施添福，1998，〈從台灣歷史地理的研究經驗看客家研究〉。《客家文化研究通訊》創刊號12-16。桃園：中央大學。

陳美鈴，2005，客籍移民的區位選擇與生活方式—以民雄新港地區為例。台灣史學雜誌。

潘家懿等，2010，〈粵東閩南語的分布及方言片的劃分〉。《台灣語文研究》第5卷第1期：145-166。台北：萬卷樓。

鄭錦全，2012，〈方言地理分佈調查的理念與實踐〉。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第5輯：231-243。北京：中國社科院語言所。

4. 會議論文：

韋煙灶、施縈潔（2015.01.10）：〈地理學觀點的論證—彰化員林及永靖的福老客研究之回顧與商榷〉，第13次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（2015 臺中教育大學場），P.1-23。臺中：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。

張屏生(2015.12.04)：〈海峽兩岸客語調查比較研究(二)〉，客委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。苗栗：聯合大學。

5. 學位論文：

許順進，2010，《普寧閩、客方言地理分佈調查報告》。潮州：韓山師範學院學生畢業論文。

陳侑芬，2009，《台南市安平區閩南話調查與研究》。高雄：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。

6. 網站

陳中道生，2008.10.12.潮陽\潮州移民在台灣消失了嗎？新浪部落格

<http://blog.sina.com.tw/johnson/trackback.php?pbid=4167&entryid=583337>

粵 D_337，2014.4.2.潮陽區客家方言地理分布狀況、潮南區客家方言村落分布狀況。百度貼吧•潮南吧 <http://tieba.baidu.com/p/2959322738>

粵台潮陽人族群析辨

摘要

施添福(1998:12-16)依據司徒尚紀的《廣東文化地理》(1993)，提出潮州三陽應歸為潮汕文化區，絕非客家。影響所及，陳美鈴(2005)之於嘉義，林正慧(2008)之於屏東平原，凡遇三陽後裔，一概以福佬視之。

尖銳的對比是客委會所有的客庄資源普查、或客庄生活環境營造計畫，在潮州後裔蔚集之處，凡遇到祖籍潮陽、揭陽、海陽3個縣的家族，如台中石岡九房厝之海陽縣江東急水塔黃氏、彰化溪州的揭陽包氏等，都歸納彼等為客家。從以往普遍不知道潮州三陽人還可分為福佬和客家的事實，到近年來的矯枉過正，俱為過與不及，並且很難說服不同族群人士、乃至尊重客觀證據的學術界接受。

本文目的在於替潮州三陽議題做出平議，試圖設立指標，用文獻比對，結合實地調查取代「潮州三陽全部都是福佬」、「潮州三陽全部都是客家」的全盤皆是/全盤皆非的論述方式，尋覓貼近真相的合理脈絡。

經由潮陽姓氏源流(李起藩、鄭白濤, 2006)、潮汕姓氏叢書(一)至(十二)冊(爾遲, 2002)等文獻，及各姓族譜，結合田野調查，臚列現今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、潮南區的閩/客方言點及家族，逐一標記於地圖上，以便跟在台灣各縣市做出的結果進行對照，確認閩/客族群身分之辨別。於粵東部分，蒐集和詢問民國以前就定居於潮陽各地之世居家族，進入現居縣份前，上站祖地在何處？是閩南語抑或客家話區？台灣移民則蒐集和詢問來台之前，祖先在潮陽居住的最後一個地點。是閩語抑或客話區？同時瞭解現今語言使用及族群認同問題。

福佬人宋代即由莆田定居潮陽，沿練江兩岸和隴田平原分布，形成多個單姓大聚落。客家人來源駁雜，涵蓋汀、漳、嘉、潮各縣，於明朝中期至清初移來小北山，語言反映詔安、饒平特點，於移民祖籍亦能印證。大南山原有畚族，被元代以降入居的客家人覆蓋；該地客屬漳州後裔比小北山少，豐順籍稍多。其語言卻未反映豐順特點，較接近海陸客話。經歷數百年的侵蝕，這兩個山區的客語地盤不斷縮小，甚且變得不連續。練江閩語口音幾乎囊括全區，但有二處例外：其一是北邊的金竈、關埠、西臚，該三鎮單姓大聚落偏少，表示開發遲於練江流域，現在的住民是由揭陽方面，越過榕江擴散而來，語言上該三鎮仍操榕江口音(吳芳, 2011:103-107)。其二是練江出海口的海門鎮，因明代駐軍，姓氏最多元複雜，方音也在潮汕話中獨樹一格。

清初移台之潮陽福佬人，主要來自隴田平原，在台分布由北至南皆有，相對分散。而清初移台之潮陽客家人，主要來自小北山，居住地偏向客庄，如苗栗縣公館、卓蘭、苗栗市、新竹峨眉、高雄杉林崁頂、台中豐原。豐原張、江族譜用專頁說明、祖籍並列等方式，標記自己的客裔身分。然而無論潮陽福佬、客家移民，目前均未保留原鄉閩/客語言，僅有殘跡如「英」讀-eŋ、稱曾祖為「阿太」等。